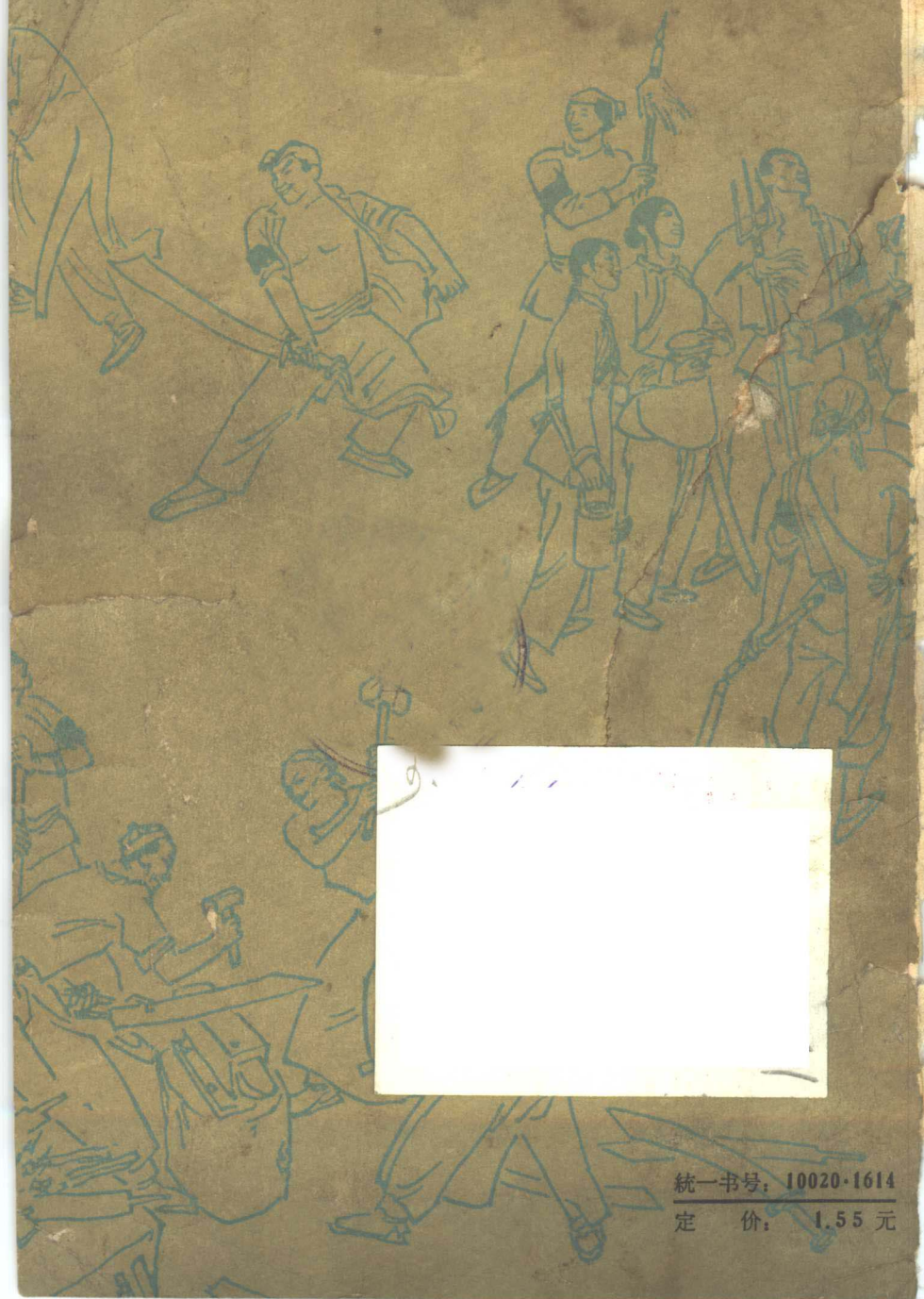


11418

822
7230

太行风云

刘 12



統一書號：10020·1614

定 价：1.55 元

地主豺狼心腸
吃人血尽毛光
七里河水滾滾流
血泪深仇难忘

一声忽雷巨响
世道潮流变样
风云漫卷摩天岭
紅旗插遍太行

故事出在太行山的七里鋪。

这里所說的七里鋪，不是离县城十里、七里的那些个十里店、七里鋪，是在太行山上，离摩天岭只有七里地的那个七里鋪。

从七里鋪爬上摩天岭，有两条大路，靠右手这条，和河南紧打交界；靠左手那条，栽下岭就到河北去了。一提起七里鋪，方圆左右的一些人們，都会随口唱出这么几句歌子来：

走进七里鋪
有男没媳妇
人家半后晌



七里鋪山高，見太陽晚，這倒也是事實，可是有些人說的也有點過份，說是七里鋪兩山夾個溝，那里人們的腦袋都叫山給夾扁了。也有人說，七里鋪是燒松柴點松燈，男女老少走出來，黑眉焦臉都象老灶君，有閨女也不往七里鋪嫁。鄰村上下一些當爹媽的，要是自己女孩子遇事不聽話，就會吓唬她們，說：“看你還敢再哭！長大了定把你嫁到七里鋪！”孩子們听了，心眼里也就從小扎下個根子，覺得七里鋪，大概總不是個好地方。

這種說法，世世代代相傳下來，鬧得七里鋪人們想給兒子問個媳婦，也常常問不上。當然，人們不願意把閨女嫁到七里鋪，老根子還是嫌這個地方太窮苦。

從前在七里鋪，除了地主李寶泰弟兄們和趙家，連一個識字人也沒有。據村上老一輩人們傳說，記不清常觀音保的哪代老祖輩，還下過幾趟考場，可是到頭來也沒有進了學。直到如今，這一帶的人們還流傳着這麼一句口頭話：“七里鋪家進秀才，沒想。”不知道就是因為這樁事，還是因為觀音保想算的事情老辦不成，村上人們便給他送了個外號叫“常沒想”。後來，觀音保當上幹部，他跟眾人一條心，他心想的事，大家也想，說辦甚，齊心合伙就能辦成甚，常沒想這個外號，除了老一把把的一些人好叫一半句，年輕人們就很少叫他這個名號了。

記得還是在日本鬼子打進來的前几年，李寶泰仗凭權勢，起事捏非，無端霸占了觀音保的房產，又把他拉去當了長工。觀音保他娘為了這事，一股着氣，登時便氣厥在地，從此就得了半身不遂的癱瘓症。後來又加上氣脹大肚病，病勢可就一天比一天

沉重起来。当时，观音保的日子过得是够熬煎；也不管是天阴下雨，还是冬去春来，他总是天不明就得起来，当了男又顶女，丢开耙子拿扫帚。村上人们也常好这么说：“没想，真是自乐班里个捞饭盆，生丑净旦，什么角色也能顶。”就这么烧红打黑，扑闹一大阵，刚给娘把一天吃喝安排好，天也就正好是个蒙蒙亮。

他晚上从地主家下工回来，一进门，不管长七短八，总是先喊一声“妈”，两步并一步走到炕边，头顶头挨挨娘，问长问短一番，然后才再去收拾洗涮娘枕头边上放着的锅匙碗筷。紧打闹慢打闹，就又是个二更天。

等到观音保睡下以后，她老人家总要照例打听一番：“今天主家给吃什么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不管好歹，我儿千万要吃饱。”她唯一的希望是，观音保永也不要生灾生病，才是自己的大福气。有时她也断不了自言自语唠叨那么一阵子，说：“妈这个不死鬼，可缠累到俺孩多会儿！”

观音保从来也没有在娘面前发过一次脾气，动过一点肝火。他总是那么体体贴贴的给娘说：“妈，你再躺些时候，说不定就会慢慢好起来。”话是这么说，其实，他娘的病好不了，他心上是明白哩。

他娘也知道自己病重。她就对观音保说过这么好几次：“老人们常说，痨病水脚瘫痪症，阎王早请定！”可是她又很害怕自己死了。按照她的心意，顶好是能够看到观音保娶过媳妇成了家，到那时再死，好象才觉得死也舒心。

说起观音保的亲事，可就话长了。就在他住的这个院里，有个小寡妇，原来她可以为要和观音保作两口，没想到后来出了种种纠缠，亲事没成了，那个寡妇也疯了。这宗事，对观音保他娘说来，可是一块心病。

每天晚上，他娘儿俩睡下以后，可要絮絮叨叨，說那么一大陣子。从前观音保倒也断不了从娘口里，星星点点听說自己家里祖孙三代的一些身世典故，可是，片張不成块，总还不是那么有根是尾。說来，原因也很清楚，这么多年来，他娘儿們起早搭黑，一天两头見星星，只顧扑闢生活，糊口赶嘴，哪有工夫根根梢梢去細說这些。自从观音保他娘打倒身，躺在炕上以后，可就不一样了。这二年来，她心病多，整天尽躺在炕上，前三朝，后五代，想的也多。每天观音保一睡下，她三句話不离根本，总是观音保家祖孙三代那些伤心事，可就重繁不累，翻騰了个細又細。

前几年，观音保确实还有股楞子、耍孩孩劲儿，心上半点事不挂，也不懂多少紅尘世事。近二年，一直听娘說了多多帶少辛酸事，他可就与前大不同了。他从爷爷的身世，到爹娘和舅舅的遭遇里，先是感到他們太可怜，后来，紧接着在他手里，接二連三出了好多受人詭詐欺压的事，这他可就对那些有錢有势的家伙們，很快結下了三海冤仇。这时，已經压的他再也喘不过气来，他真想起来和那些混世魔王拚命；他仇恨这个世道太不公平；他也想聚众造反；他佩服爹，他立誓要象爹那样作人，他觉得尘世以上，只有爹才真是英雄好汉。当他想到爹，真个是象爹的血液，就在他渾身翻騰。就因为这几年各式各样灾禍往他头上压，压得他变成了个有心人，压得他越发成了根硬骨头。

两年来，观音保他娘，总是那么身平大展，一直躺着，連个身子也不能翻，躺得渾身滿是血口。白天观音保上工走了以后，她就“哼呀，哼呀”难受的一直叫，可是到观音保睡在她身边，她却一声也不叫了。她只怕观音保听到自己呻吟，心上难过；她也怕自己叫起来，儿子休息不好。

前半夜，她心明眼亮，老是睡不着，一到后半夜，明晃晃的月

亮照在窗戶上，她又眼巴巴盯着月光，想呀想呀，越想越沒个完。多少年前的事，有活人，也有死人；高兴事，在心上一忽閃就过去了，伤心掉泪事，可就不一样了，好象总是那么死纏活絆，抓住她心把不肯放。

窗明家亮，观音保黑黝黝一副臉蛋，让月光映得更加发亮。娘看住观音保和他爹一模一样的那副棋盘大臉，不由得就又想起了自己男人：他搶了城里官盐店以后，邻村上下，人們該是多么夸奖他。她也想到，那晚上官兵半夜来逮走自己男人，剿了自己家。更使她心寒的是，当她听到男人給活活釘在南城門上，不多天以后，又听到哥哥死在了獄里。后来地主老財狗腿子，又怎么强奸了她，她又怎么和观音保逃下岭去……想到这里，她觉得自己活了这一生，就好象作了一场恶梦一样。

她把头扭到观音保那边，伸出那只还能动的左手，把观音保盖着的那張早已磨得沒毛了的羊皮，順手給他往胸脯上拉了拉。这时，她有点再也忍不住，才流出了两眼窩热泪。

观音保在娘面前，脾气挺温順，可是一蹬出門，就完全变样了。他从小就是个火性脾气，看見甚不順眼就打抱不平。在他八岁那年，李宝龙和元仓在一块鬧着玩，李宝龙仗凭他家是老財，給元仓抹了一嘴狗屎。元仓是个結巴子，越着急，越是讲不出話来，光是在一边哭。观音保对这事，实在有点看不过眼，便从旁插口說：“你家就是老財，也不能这样欺負人！”

李宝龙翻了个白眼，說：“从哪个婆娘褲襠里跑出来个你？天火烧了你家，誰不叫你当財主！”他两手把腰一扭，冲着观音保小腿就是一脚。

观音保可不吃这一套，他掄起拳头，照准李宝龙前胸，“扑突”，就硬硬給了他一捶。李宝龙比观音保个子大，猛虎扑食，

一下子就把观音保摔倒在地上，跟着又来了个“张飞大跨马”，骑在观音保脊梁上，不住气，就是个打。元仓一看观音保被打倒，他吐了两口唾沫，用袖头擦了一下眼泪，扑过去，一把手撕住李宝龙的大领，把他从观音保身上拉下来，两人合在一起，可就把李宝龙打了个土眉沙眼，也给他抹了一嘴狗屎。

这一来，可就闯下祸了。李宝龙他娘找到观音保娘，非得往观音保嘴里抹狗屎不行。后来还是胳膊扭不过大腿，观音保娘搬人說情，拉着观音保，娘儿俩去给李宝龙他娘磕了头，才算作了拉倒。

二

观音保的祖辈上，从他爷爷那一代起，就一直是单传，到他这一辈，又是生了一个儿子。他家三辈子都给村上李家财主扛过长工。他爷爷名字叫在田，整整给李家受了一辈子^①，一直受到老的打不动草，才被李家赶出门来。从那时起，他就拉了根讨饭棍，抱起一口大砂锅，吃起了千家门儿里饭。

老在田自从两个肩膀担一张嘴出了李家门，他就沿门串户讨吃要饭。提起李家，可真叫他伤心。但凡要走过李家门，他总是两眼皮往下一耷拉，咬咬腮帮骨，从来也没有往他门里飘过一眼。他也这么想过：“怨不得人常说，城门洞里风，地主老财心，真够毒啊！”从前他在李家当老领工那会，还不相信这种话。老掌柜李鸿云就常对他说：“在田，你对我没二心，我也不能错待了

① 受了一辈子，就是干了一辈子。给人家扛长工，也称给人家受苦。好劳动者，一般也称好受家。

你。上了点年紀，你給咱扫天擦地，打里照外；再不能动弹了，我就是扫囤底粮食，你也吃不清。”现如今，老在田一眼看了个透心亮，心上完全明白过来了。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

他也这么想过，要是能把自己这一輩子熬煎，告訴給儿子滿囤，让他长大成人以后，再也不要听地主老財們的花言巧語，好象才能出了自己这口怨气。可是他又覺得，一来滿囤还不懂事，二来自己落到这步下場，实在也难登亲戚們的門边。

村上一些好事的人們，看到老在田落到这种地步，也心抱不平的对他說：“让李家养老送終也够着了。去！去躺在他大門口，死也給他个不方便！”老在田听了，两只灰眼珠子轉一轉，搖搖頭說：“人长，天也长；人短，天也短，老天爷长着眼哩！”他总以为地主老財們造下大孽，阳間沒人敢惹他們，死在阴曹地府，也会把他們扔进油鍋、打入刀山。

夜来了，五道庙就是他安身之地。夏天还好說，到了数九寒天，可就难熬了。你看哇，每天快到人們吃晚飯的时候，五道庙里，就点起火来了，老远就能看見，五道爷的脸，都熏了个黑明油亮。再走近几步，火焰映得明灯灯，五道爷脸上胡采沒一根，早叫孩子們拔了个一干二淨，滿臉坑坑洼洼，也能一眼瞧个清。漫长冬夜熬不到明。老在田两手抱腿，头抵膝盖，火，燒呀燒呀，一直燒到后半夜，总是打过四更以后，他才把火灰攤开，燙热地皮，当热炕一样躺下去。

腊月里，就快要祭灶君爷了。天，黑阴悶沉，西北风刮的刺臉疼，一夜，风攪雪沒停。早上，树梢上結了厚厚一层冰。和老在田搭过伙計的双連，每天早上从凤凰山馱煤回来，路过五道庙，总好进去接个火抽袋烟，有时还断不了和老在田拉呱几句，才出来追赶牲口。

双連一进庙門，正要袖筒里抽出手来去暖暖手臉，沒想老在田还没有生火，在冷磚地上仰面躺着哪。他走近一看，才知道老在田早已死成个僵硬棍！他不觉头皮紧了一把，打了个寒战，一大步就蹿出了五道庙。

村上一些挨近的人們，給老在田那个不相干亲戚捎去个口信，剛吃过午飯不多久，老在田儿子滿囤，跟着一个长髭髭胡的大人，来到了七里鋪。

滿囤已經是个懂事孩子了。他跟在表舅屁股后边走进了五道庙，一看爹，滿臉黃皮沒血絲儿，胡采大飞炸，他小心里，好象一点也沒害怕，只是想到爹去給表舅送錢，每一回去了，总要把自己拉在爹怀里，不是結結衣扣，就是給紧紧褲帶，还摸着他的头說：“要好好听你舅你姑的話哩，眼里要有活計，手腿勤謹些，多帮你舅你姑做事啊。”有时爹带来几个火燒給表舅家，也要給自己塞在手里一个。他越想越覺得爹是自己頂亲的人，可是現在爹却躺在这儿一声不吭，往后也再見不上爹了。他楞了大半天，才“呼蹴”往前一扑，趴到爹身上，“嗚嗚”大哭起来！

滿囤的表舅沉着一副臉，他心想：“东勾西扯，攀上这号亲戚才倒霉，真是沒病攪伤寒！”他把一領破席子往地上一攤，四蹄难抬，光在等村上几个人动手。

双連从老在田身上把滿囤拉起来，他长吁短叹，自言自語的說：“孩子已經懂事了，唉！……”他抓了几把谷草鋪在席子上，然后才把老在田抬到上边。卷好以后，又用繩子捆了三道腰，順繩子串了一根长椽，就这样不声不响抬出了村。只有一些穷朋友們还叨念了几句：“唉！有錢有势叫办喪事，穷哥儿們死了，就是原身衣裳，肚里干粮！”

是的，好活的不受苦，受苦的不好活，风雨寒雪，給人当一輩

子牛馬，落脚却是这样下場！

老在田死的前七八年，老婆就已經死了。那时滿囤还不到两个生儿，因为沒有人照管，就胡姑姑假姨姨，送到了他一个表舅家里，托人家給照看。老在田算出工錢来，也接上打下去看看。后来，一赶滿囤剛端动飯碗，就赤脚打片，每天起来給表舅家拾柴禾。在老在田快死的那一二年，滿囤也就能够东山上来西山下，帮人家攉牛放馬了。不过亲戚門儿上的事情，总不那么好办，就这样，人家还覺得是南瓜就烙餅，两受屈哪。

三

滿囤在十七岁那年，就給李家財主扛起了长工。

那几年，岭下大刀会、天門会、紅枪会鬧得挺凶。李家是岭边上的大戶，因为断不了叫响馬搶劫，家里也就养起了打手。随后，傍岭头一些村庄，傳說也越来越紧。有說，大刀会是杀富济貧；有說，响馬就是天門会；也有的說，紅枪会是吃符念咒，渾身是武，刀枪不入。……

这一来，七里鋪一些年輕人，也就跟着李家拳师練起了刀枪。不过練武的人們，想法也各不相同。有的是想日后出門在外，要遇个长长短短，只要武艺在身，也好来招架两手。象滿囤就打是这个主意。也有些人，就只是为了赶时兴，湊熱鬧，穿起快靴和灯籠褲，耍耍漂亮。反正李鴻云心上有个老主意，村上有武艺的人越多，对他越好。他心想，七里鋪这伙年輕人，要是都爱上枪刀棍棒，单是这股气势，响馬要来，他也得好好思量一番哩。

李家养的一个大拳师，名字叫安青。这家伙，暗中和少掌柜

老婆早有勾搭，老掌柜李鴻云，其实也不是不知道，只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自己不嫌，旁人也管不了这些。赶到李鴻云一死，他俩就干脆明铺夜盖起来了。

少掌柜的老婆，外号叫“玉石娃”，人生的细皮儿细脸儿。少掌柜叫占富，是个二百五，成天滴漉着一下巴愁水，三句圪图蛋话说不来，每天起来只要有两壶烧酒喝，别的甚事也不管。他一走到大街上，人们就围上来逗他：

“占富，你老婆跟谁睡哩？”

“安青。”

“为什么不跟你睡？”

“谈话，由人家哩，由咱哩！”

“看你那个煞盖子样哇。”人们尽管这样逗他，他却好象没有听见一样，手里掂着一把有奶头穗儿的吸壶，“吱”一吸，就是一口烧酒。

玉石娃后来生了两个小子，大的叫宝泰，二的叫宝龙，长相跟安青一模一样，老高颧骨，长码脸儿，仰天鼻子，招风大耳朵。村上人们一看到二百五占富，就逗着问他：“宝泰、宝龙是谁的孩子，占富？”

他当下就会答道：“管他谁不谁哩，反正叫我是爹，叫他是叔。”“吱”一吸，又是一口烧酒。

满囤自给李家扛上长工以后，不到一年光景，他偷瞧暗练，从安青那里学会了好几套拳术。就象“八法拳”、“二红拳”和劈单刀，都练的挺有个架势。特别是打绳鞭，后来就连安青也不敢小看他这一手。

一开头的时候，他只是暗地里在偷学着安青劈单刀，学了几年以后，他就是拿起个铁锹也要舞弄几下，碰到个扫帚，也拿起

来等当个架子。后来安青看到他挺爱这个行道，在他蹬打的时候，就有意搭揽着满囤，来作他的开心玩艺儿。他不是猛打不防给满囤一个耳光，就是硬硬捅他一指头，还说：“这叫仙人掌，要记住。”“这叫凤凰单展翅，要记住。”满囤为了要学到两手，也只好咬着牙吃这份暗亏。

一天黄昏，安青和玉石娃正坐在当院花墙下边乘凉，石桌子上边放着一把炉壶，两个豆青茶杯。安青手里摇着一把纸扇，一会儿“嚓”甩开，一会儿又“嚓”一下把它合住。两人有说有笑，要是不知内情的人看来，保准会把安青认成占富，占富当成是安青。

安青从石桌上拿起杯子抿了一口青茶，把扇子合住，不紧不慢，敲着自己的手背，斜眼瞅着玉石娃，说：“咱俩这到底算是露水夫妻，还是长头夫妻？”

玉石娃骨骺起嘴，把手里采下的一把指甲花，照住安青脸上一摔，说：“你去找你的心上人哇，俺们这庙庙小，放不下你们这大神象！”她一屁股坐在个青石墩上，两手抱着一个膝盖，怒气冲冲说：“知道你也另有打算了，还问人这个干甚！”安青陪着笑脸，正要给她把石桌上那杯茶水递到手里，玉石娃“嗖”一下子，就夺过去了。

安青不笑强笑，立刻露出那副奴才相，说：“谁要有三心二意，当下叫他七窍出血，得病就死！”他用扇子朝玉石娃肋肢窝里一捅，玉石娃扭屁股转腰，歪眉调眼，上牙咬住下嘴唇，然后又“格格”一声好笑。

安青又向她走近一步，说：“我情愿给李家当一辈子看家狗，死也甘心。”

安青和玉石娃正脸朝着正房那边，捅捅捏捏，邪说怪笑，长

工們就走進了二門。他們覺得實在有點不便，不知是誰，提高嗓門故意咳嗽了一聲。安青扭頭一看，立刻轉過身來，便裝模作樣，又坐到了花牆邊。他抿了一口青茶，登時又換了一副嘴臉，往起卷了卷袖子，說：“滿囤，咱倆來個對拳。”說着就沖滿囤走來。

滿囤一聽說要打拳，胳膊腿就有点痒痒。他把鋤頭擱在二門旁邊，剛走到安青對面，還沒有來得及等好架子，安青就冷不防給了他一個“黑虎掏心”。滿囤一步閃開，兩手往胸前一交叉，等了個“小開門”架子。安青接着又來了個“旋風”，兩手“啪”一托地，又一個“獅子滾綉球”，便把滿囤打了個仰面朝天。

安青搓搓兩手，扭過頭去，看看玉石娃的笑臉，顯出一股子得意氣色，活象一只給主人搖頭擺尾的看家狗。

看來滿囤还有点不服氣，他從地上爬起，一個“弓箭步”就向安青撲過去，正準備要向安青膝蓋下面的連命骨橫踢一脚，二伙計如祥趕緊上前，一把手扯住滿囤胳膊，說：“你這兩下鬼抽筋，還不够安師父喝口湯兒，動動小拇指頭，也得你腰酸腿痛几晚上。”他真耽心怕滿囤吃了安青的虧。

安青蹬打了那麼几下，臉色黃蜡蜡的，上氣不接下氣，強抖精神說：“年輕哩，毛嫩哩，可不中哪！冰冻三尺，這可不是一日之寒。”真是饅頭里边包豆渣，旁人不夸自己夸，其實他那兩下，也實在不怎麼了不起。

伙計們端起飯碗，都蹲在院里房檐下乘涼吃飯，如祥便低聲小氣，打攏了几句滿囤，說：“光棍不吃眼前虧，他狗仗人勢，沒深沒淺給你一手，扭斷胳膊折了腿，還不是當下就得停嘴。”

大領工有新，從廚房門里走出，沖着滿囤，趕忙就給他塞到手里一個糠面窩窩，大聲大語說：“快用窩窩頭塞住點嘴哇，餓的前心塌后心，不知道你窮蹬打個甚。”轉身他又小話囁囁，說：

“人年輕，尽做些傻事。”

滿囤沒有作声，心想：“我才不尿他那一套。”

四

七月十五，是七里鋪觀音堂的庙会。这天，方圓左右几十里开外的人們，都要来这里赶会。人們到了会上，除了要添置几件准备收秋打場的家具以外，就是想看看小唱社火。今年和往年不同，特别是增添了一場打拳。这里头全是一帮子年輕人，又差不多都是扛长工的。他們不關什么穿戴，个个都是光脊梁，全上的是真刀真枪。他們耍到哪里，人們就涌到哪里，圍个水泄不通。人們都說：“這場拳术，就夺了今年大半个庙会，打的真是干淨利落。”滿囤的滾刀和繩鞭，更是招人。他拿着两把单刀，飞滾起来以后，人們端着水，都澆不到他身上。这时，你看人們那股高兴勁，又打口哨，又連声喊叫：“好！好！”

如祥他娘和妹妹蓮祥，也赶了這場庙会。娘儿俩坐在一堵高牆上，場場不漏看了个清。蓮祥看到滿囤渾身武艺，論人样，又是方方正正个好后生，人們正在連声叫“好”的时候，她心上一晃，想到：“自己要是找上这么个男人，也够称心如意。”她想到这个，两臉蛋一下子就漲了个通紅，又覺得身边坐那个老婆，好象在不轉眼偷瞧她。她羞答答的低下头，又瞟眼看了看娘的臉。

各样社火耍过以后，太阳也就一竿高了。如祥和滿囤拉手攀肩，相隨着找到了如祥娘，如祥还給妹妹买了一副扎腿小带儿，滿囤也給大娘称了二斤果子，就这样安点着她們走了。

蓮祥一看哥哥相跟的那人，心里說：“这不是头前才看过的那个耍滾刀哩？”她眼不打轉，从头到脚上下打量着滿囤。心想：

“怎么哥哥还認識他呢？”她还没有来得及再跟哥哥多說几句话，娘就着急火燎，招呼她說：“多大閨女啦，就象刚从山上捉来哩，走在哪里，也是这死眉硬眼，看起来就沒个够。”娘，揚臉噉嘴，指指西山边上的太阳，說：“看看天气多晚啦，还不快走等甚！”一把手拽了蓮祥一根胳膊，就往村外走了。

滿囤盜眼呆呆，一直看住蓮祥后影，暗中有想：“如祥还有这么精干的一个妹妹呀！”他有心跟如祥逗笑两句，可是又想到如祥平素那样对待自己，真是象亲哥弟們一样，也就有点不好意思开口了。

一到腊月里下工以后，別的伙計們都还好歹有个穷家，滿囤他可就沒个去处了。这年下工以后，如祥搭攬着要滿囤搬到他家。滿囤覺得穷哥儿們平素相处倒也滿不錯，他也就沒有推辞。到了下工那天，卷了卷行李，就一块搬到了如祥家。

如祥他娘，一来也上了年紀，二来她也是个眼生人，虽说在七月里庙会上，也晃过滿囤一面，現在看起来，覺得倒也挺面熟，可就是有点不大敢認。

蓮祥一看娘两眼直打轉轉，插嘴就給娘說：“你倒忘記了，这不是跟俺哥在七月十五庙会上，送出咱村外的那个他。”

这时，如祥他娘才忽然想起来，說：“啊——我可是老不中用啦。”

滿囤堆着一臉笑容，說：“大娘，你还好哇？”

如祥他娘說：“穷光景，你看她还是老沒死，总是个这吧。”她看着如祥的臉，露出了內心里有儿有女的高兴。

蓮祥穿的衣衫襤褸，那副俊俏臉蛋儿，还和在七月里庙会上一样。明眉大眼，瓜子瓣儿臉，說来才十六，看去象个十八九的

大姑娘。

如祥和滿囤把行李卷放在炕上，如祥他娘和他妹妹，就迎上来挺热情的满招呼。蓮祥赶忙拿起笤帚，又把炕沿扫了两把。

如祥他娘对蓮祥說：“快把咱过年蒸的黃蒸，給你哥他們烤上几块。”蓮祥两步走到瓦罐前就去揭盖。

滿囤笑臉迎上去，撑开两根胳膊，把蓮祥拦住，臉对着如祥他娘說：“不是外人，大娘，剛吃过飯，你不实信，問俺祥哥。”

蓮祥回到了娘身边，还是眼不打轉，瞧着滿囤的笑臉。

如祥他娘看到他哥儿們，称兄道弟，相处的那么亲热，她也就不再把滿囤当外人看待。快过年的前几天，她又和蓮祥赶程在前，給他哥弟們拆洗棉衣，釘补鞋袜。她拿着自己一件破棉袄递给滿囤，說：“你把大娘这件破衣裳换上，替下棉袄来，叫蓮祥去給你們拆洗拆洗。这破帘哆嗦象个甚。穷咱也要过它个穷年咧！”她拍打住滿囤露出絮套的肩膀，說：“这，这，少爹沒娘，破肩露肘……”

滿囤也不知道說什么才好，他把那件破棉袄接过来，再也忍不住的，象是爹死了那年，跟着表舅进了五道庙一样心上难过。他也好象第一次尝到，人們有个亲娘是甚滋味儿。

这几天来，蓮祥連明彻夜在忙着赶活。放下哥哥这桩，就又拿起滿囤那件。夜深了，她还給滿囤在縫补棉衣。盆底上放着麻油灯，她用針尖撥了撥，然后又把針尖往自己头发上擦了擦，她人小心不小的在盘算着：“有朝一日，自己娶过門，晚上也少不了在灯下給自己男人縫縫补补。男人下地，自己在家照料，地里活忙起来，也象村上別人家小两口一样，还要相随上到地里一起作营生。……”她想来想去，觉得满意的一个男人，好象就是滿囤。她抬起头来看看娘熟睡的脸，又拿起滿囤一件洗过的破